



曾记否

台前幕后

“吹着自在的口哨，开着自编的玩笑……”三十年前，由上海原创出品的《十六岁的花季》综合成千上万个十六岁的孩子的经历，为他们编织了一曲歌、一首诗、一个梦……三十年后，当初的少年已现华发，库存的影像也已泛黄。有个好消息，从今天起，经过高清技术处理的《十六岁的花季》将登陆东方视频频道，当初那群阳光少年一如当年；然而，当剧组为了这个好消息重聚之时，难免唏嘘光阴似箭，有些人老了，有些人走了……

你十六岁时的花季年华

《十六岁的花季》重播前剧组时隔三十年再聚首



泪

那天，该剧的导演富敏和张弘在家翻了好久，终于从箱子底找出了一本已经泛黄的相册，那里承载着少年三十年前的模样，灿烂清澈。那个故事也是富敏和张弘这对夫妻女儿的梦……

“女儿小的时候，一放假就看《排球女将》，着迷于小鹿纯子。”富敏说。有一天，女儿对妈妈说，“你和爸爸都做电视剧，能不能给我们中学生也拍一个电视剧，让我们暑假的时候看？”富

女儿走了

敏和张弘觉得女儿的主意挺好，就答应了下来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可是要走进中学生的生活，还真不容易。

为了采访中学生，张弘和富敏去过不少中学开座谈会，“后来，我们发现，老师在场，孩子们都不敢说心里话。”于是，只能“暗访”，张弘带上面包和水，蹲守在学校门口，和无数个同学坐在路边聊天。女儿看爸爸妈妈这么辛苦，就索性把同学带回家。

张弘说，“她请了很多同学来家里玩，有的还住在我们家，时间长了，我们也就无话不说了。”他们在一起聊学习的压力，聊梦想的职场，聊讨厌的老师，也聊懵懵懂懂的情愫……剧中的很多故事都是从这里得来的。

“就连《十六岁的花季》这个名字，也是女儿起的。只是，女儿走了，35岁那年她去世了……”张弘哽咽着，但是女儿“花季”的梦，永远不败。

情

女儿虽走了，可剧中的那群少年，永远是张弘和富敏的孩子。富敏说，“我们每年春节都会聚几次。”他们还拉了个微信群，据吉雪萍说，两个导演最积极，天天发养生，发社会热点，孩子们就只能“鼓掌”或跷“大拇指”。

“吉雪萍（饰白雪）从恋爱到结婚，到生孩子，不仅是她，她妈妈都来问我们的意见。”富敏说，“她生了孩子，我们都是第一时

都是孩子

间进产房看望她。”吉雪萍说，“当初拍完戏后，究竟大学学什么我也是听他们的意见，他们说应该学好文化知识，这样不仅可以演，还可以做编导。”

剧中的“花儿”现在在做什么，张弘如数家珍，“欧阳严严”如今在一家证券公司做中层，饰演“原野”的何威从事服装行业，会跳舞的“瘦子”去了日本……“感恩角色给我的人格定位，白

雪很干净，做人很真诚、直爽、坦白，我也这样做自己，这或许就是角色的紧箍咒吧。”吉雪萍说。

三十年间，杨昆从当年的“班主任”到现在的“婆婆专业户”，每次再见这群“少年”都要感慨。尽管当初眉清目秀的“原野”如今也有了将军肚，鬓角花白，他表示不服，“杨昆自己也戴个眼镜，还不是想遮一下鱼尾纹，岁月是遮不住的！”

笑

尽管岁月无情，可在张弘和富敏心中，他们还是当初的少年，回想往事，大家还是会笑出声。

当初何威是女儿“走后门”推荐给爸爸的，富敏回忆说，“当时他们俩都在少年宫里，我们说就让他来家里看看。”那天，张弘就问了2个问题，“你会骑自行车吗？会不会双脱手？”何威就在弄堂里展示了一下自己高超的自行车技能，就定了他演原野。除了“原野”，其他很多角色都是

洗澡真脱

海选的，50个人一组来面试，陈菲儿当初就是一眼相中的。

“拍摄的时候也挺好玩。”张弘说，“都是孩子，也没有演过戏，我们有一场洗澡的戏，几个男孩真的全都脱光了……”很多戏份都在市三女中拍的，“那里没有男生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好看的男孩子，大家都来围观。”

电视剧播出后，小演员们成名了，被邀请去央视做节目，很多孩子还没坐过火车，但是火车

上人人都认识他们。录完节目，大家又去西安，张弘说，“当地卖兵马俑纪念品的小贩还追在后面，要把礼物送给小演员们。”

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年十六岁的观众，现在的孩子也差不多到了十六岁的年纪。”张弘说，“看到经过SMG版权资产中心通过科技修复之后，‘花季’又熠熠生辉。”那就让两代“花季少年”一起听听那时的口哨，重温那时的梦！ 本报记者 吴翔

沪剧《玉兰花开》讴歌抗疫巾帼英雄

舞台版口罩防护服让抢装更高效

在首届沪剧月展演季里，有一部民营院团创排的抗疫题材沪剧入围，它就是新东苑沪剧团的原创大戏《玉兰花开》（见右图）。8月29日首演之前，该剧昨天在慧音剧场进行了试演。团长沈慧琴饰演的护士长申玉兰，是1089名上海援鄂女性医务人员的缩影。

《玉兰花开》这个剧名，不仅来源于女主角申玉兰的故事，更源自她们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骄傲。她们或许从来没有成为英雄的梦想，但是当危难来临之际，她们个个都表现得像真正的英雄。

由于涉及医疗题材，剧中不少专业术语，剧组专门请来援鄂抗疫巾帼英雄交流沟通，请她们分享了此次在武汉前线的感人故事。虽然剧中的人物是化名，但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

的。《玉兰花开》是编剧刘业雄的第一部沪剧作品，整个创作过程，他“始终被感动的情绪所笼罩”。导演俞洛生表示，抗疫题材是鲜活的当代题材，而且仍在进行中，要反映好真的不容易，“平凡而可贵，普通而伟大，这就是我们全剧想要表现的宗旨”。

为了呈现更好的舞台效果，剧组将涉及的服装道具做了全新设计。戏曲舞台常常需要抢装，如果还穿医用防护服，穿上就得20分钟，场景切换时，时间肯定来不及。所以，舞美特别将防护服设计成了搭扣款，确保演员

可以在一分钟内完成换装。口罩也设计成了钢丝网面罩，这样既不会刮花妆面，又可以清晰传达台词和唱腔。护目镜舍去了玻璃，前排的观众可以清晰看到演员流下的泪水和汗水。

剧中唱腔突出歌颂了一个“爱”字，即在危机时刻白衣战士爱国家、爱民族、爱人民，以及她们的家人之爱、情侣之爱。演员优美的演唱，极富上海地方特色，体现了沪剧清新质朴的艺术风格，同时糅入了其他剧种、曲种的旋律，使该剧音乐格外动听，得到现场观众好评。本报记者 赵玥

